

39.14

奇台县文史资料

گۇچۇڭ ناھىيىلىك ئەدەبىي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ىرى

第 十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奇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جۇڭگو خەلق سەياسى مەسلىھەت كېڭەشچى گۇچۇڭ ناھىيىلىك كومىتېتىنىڭ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ىرى تەتقىق قىلىش ھەيئىتىدىن

1987年4月1日

奇 文 史 资 料 (第十辑 稿 目)

目

录

我和毛泽民先生的两次会面	高闻天口述 王宏昌记录整理	(3)
我与国民党空军	伊斯玛利口述 王宏昌记录整理	(4)
古城驼运业之二	魏大林	(7)
新疆的驼运和驼道	戴良佐	(12)
驼运业的连襟	殷宗林王德祥	(17)
晋人张进魁的“来来车”和靴帽铺	冯万禄	(23)
解放后奇台同业公会	段维新 赵学仁资料 麻述魁整理	(29)
解放前奇台中医药概述	尤至正资料 李长荣整理	(31)
奇台满族人庙会轶闻	益鼎保	(35)
见义勇为的李进才	吴仁学	(38)
奇台县六十年纪年 (续)	周海山	(40)

资料二则：1、编者的话

2、唐代天山北部渠犁城方位考……詹 庄(45)

3、奇台即渠犁小考 ……………戴良佐(48)

我和毛泽民先生的两次会面

高闻天口述 王宏昌记录整理

我这个不是国民党党员，却又在国民党治下当了几十年小官的人，真是糊糊涂涂度过了大半生！所幸者是在那几年，我在迪化结识了毛泽民先生。那时，我们每年都能见上一两次面，每次见面都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至今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38年初秋。

1937年，我担任盛世才督办公署交际处科长，负责往哈密运送抗战物资。在任期间，由于我这人胆小怕事，办事谨慎，不敢利用职务之便贪占一分一文便宜。在运送抗日物资中没出什么差错（这在我的前任是做不到的，他们一般干不上半年，就成了财主），所以在1938年8月，调我任哈密县副县长。当时有许多人说我看起来是重用，实际上是降职。这点我倒不在乎，但令人不安的是我担心在交际处是不是出了啥差错，越想越怕！因为盛世才专横跋扈，喜怒无常。一连二十多天，使我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到了秋天，我和哈密区行政长刘西屏同乘飞机到迪化开会。路上，刘西屏先生对我说：“老高呀，这次到迪化，有个人要见你……”。一听这话，我的心乱极了。可别是盛督办叫我！刘先生见我说话心慌，面带惊恐，便哈哈大笑说：

“据说你这人，谨小慎微，看来真不假。你别怕。这位道情达理的人要见你”。听了这话，我的心稍安了一些。

到了迪化，我随刘西屏先生到了一间摆设清静简朴的屋子。一位和魏端庄的青年人坐在长条桌前写字。见我们进来，他赶忙扔下手头的工作，走到面前和我们握手。他显得亲热大方。对刘先生很随便。说着话还亲昵地碰了刘西屏先生一拳。经介绍，知道了他正是毛泽民先生。是新疆省财政厅厅长。和刘西屏先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我知道了，他俩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毛先生边说话，边从一个纸盒里抓出一撮花茶，给我和西屏先生各人泡了一杯香茶。又跟刘西屏谈了会儿，转过头问我：“这次调你到哈密当付县长。有什么办法？”我说：“没啥办法。做啥都一样”。毛泽民先生笑了笑说：“不一样。调你去哈密当付县长，是有考虑的；你清廉谨慎。是个正经做事的人。我们信得过你……”。这时，刘西屏先生插话说：“现在好些人都认为当县长是个肥差。这些人往往靠不住。把百姓的钱财窃为己有。你当县官合适，所以才调你到哈密县”。毛先生又对我说：“你要把群众牢牢地抓在手里。不要让‘油嘴子’抓了去（油嘴子即土豪劣绅）有了群众，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次见面，打消了我的顾虑。回到哈密，我领几个人对县里的帐目和钱粮进行了清点。查办了几个贪污的不法分子。后来一有了难题就去找西屏商量。他也常到县府里为我撑腰长胆。使我这个主管钱粮的付县长才理直气壮地干了几年。哈密县出现了转机。百姓生活也稍有

好转。

我和毛泽民先生的另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夏天。那年毛先生改任新疆省民政厅长。工作越加繁忙。毛先生在民政厅办公室拉住我的手说：“你干得不错嘛。还有么子困难？”我说有些事我还不敢作主。他说：“该作主的就要作主。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你是百姓的父老官嘛……”。这次见面。毛泽民爱人朱丹华也在场。她活泼、开朗。象个学生。我和毛先生谈话时。朱丹华为我泡了杯花茶放到面前。这回我随便多了：“请给我泡杯块块茶”。毛先生想起什么似的。一拍大腿笑了起来。赶忙起身为我这个北方人泡了杯块块茶。

这次和毛先生相别时。他和夫人朱丹华一直把我送出门。嘱托说：“你回去掌握政策要运量。现在省里规定贪污五百元就处死刑。有些太残忍了。只要人家退了钱。认了罪就别枪毙了……”。

此后。我和毛先生夫妇还见过几次面。但到1942年后就再也未见到过他了。有一次。他让刘百屏转告我：苏德战争吃紧。盛世才有可能投蒋翻脸。要我做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听了并没在意。认为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没啥可怕的。谁知不久。盛世才果然怕苏联靠不住。翻了脸。把毛先生、刘先生统统抓捕下狱。我也没有幸免。被投进迪化第四监狱。到了1945年。才侥幸出狱。而毛先生和刘先生却惨遭杀害。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精神。给我日后以很大影响。

注：阿闻天。23岁。奇台县西地乡面地七村。

我与国民党空军

伊斯玛利(维族)口述 王宏昌记录整理

我是一个维吾尔族人。小时候在骆驼背上成长。做过生意。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后来又上了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因不满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行为。和违犯了飞行纪律被关过禁闭。还差点掉了脑袋。如果我前半生中有一点值得高兴的。那就是新疆和平解放的那天。我作为一个维吾尔族飞行员。驾驶一架B7型双翼飞机在迪化(乌鲁木齐)上空撒传单。欢庆新疆解放。

1940年。我跟随父亲。骑骆驼到巴里坤海子作生意。中途投奔父亲的朋友。因为父亲的朋友努尔阿力勾结了土匪。我们的十三峰骆驼和货物被抢光了。父亲在乱中不知去向。我被努尔阿力捆在骆驼上带到了甘肃酒泉。在酒泉南山住下后。他们强迫我给他们放马。打水搞杂活。酒泉有个新疆同乡会。同乡会有个叫司马义的人。出面把我弄出来。送进酒泉国立中学小学部读书上学。1943年。新疆同乡会搬到重庆。我也跟到重庆。上了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在重庆南温泉)。1944年又迁到贵州黔江中学。这时。国民党组织“抗日十万青年军”。我所说是抗日的。也就报了名。部队在重庆、昆明一些地方训练后。开拔到印度米冒那(就是缅甸)。我被分配学开汽车和摩托车。教官多数是美国人。训练还没有结束。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投

降了。许多人都说当了一趟兵还没跟日本人打一回仗。有的就逃跑了。开了小差。我没出去。就随部队开到了香港九龙（这都是美国外交部出面交涉的）。短期休整后坐船到东北海城县驻防。在沈阳，部队跟共产党的部队接上了火。结果打了败仗。我和克里木、玛木提明等四个少数民族请假跑到了南京。当时在南京意外地碰上了阿合买提江（他是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来开会的。住在新疆同乡会。我们向他诉说了想回新疆的想法。他不同意。对我们说：“将来新疆要建设。你们回去做啥？应该学好本领”。他介绍我们几个人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一期学员班学习。从这一天起。我们几个又成了国民党空军。

那一段生活。真叫人吃尽了苦头。别的不说。不叫我们说维语。这太坑人了。我们几个人只有在上厕所时才能说几句维族话。按课程设置规定。我们要经过理论学习、教官带飞、队飞、三机飞、单飞、五个阶段。可是蒋介石急欲跟解放军作战。理论学习只是走了点过场。就让教官带着我们学飞行了。蒋介石先后为我们这批学员训了四次话。要我们效忠党国。要我们爱惜飞机。还说“中国的人千千万”“飞机可是从美国买来的”。言外之意人死了是不要紧的。这些话当时我们不会明白。可也心里挺憋。就在一块用维语讲些怪话。反正谁也不懂维语。由于校方急于求成。在飞行中机毁人亡的事情还是常有发生。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一个伞兵没打开伞。摔成个肉糊糊。

我们四个维族学员分别在两个机组。我和玛木提明在一个机组。克力木和吉力力在一个机组。这两个机组六个教官。其中有两个教官对学员亲切。一个姓王。一人姓陈。姓王的教官在我们机组。姓陈的教官在吉力力他们机组。进行课目问歇时。王教官经常给我们讲道理。说技术课要抓紧。学好了属于人民的。他对人态度很好特别能和我们几个维族学员谈得来。还跟我们学说维语。

机组的飞行纪律很严。学员们常常为一些小事挨打。一天学飞行。我出于好奇心。试作了秘密科目（螺旋式飞行）。马上就被命令返航。下来后。机场纠察官打了我两个嘴巴。把我押到禁闭室关了起来。在集合训话时。当众打了六十教鞭才了事。后来我才知道。螺旋式飞行是列为逃跑项目的。战场上已经有过好多次驾机投奔共产党的事情。国民党当局最敏感这种事。是王教官为我讲了许多好话。找了门路才免了重罚的。

1947年底。我们那批学员提前结业。按规定。学员要实际飞行350小时后才能结业。可由于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仅仅飞行了280小时的十一期学员就仓促上前线了。在王教官等人的努力争取下。我们几个维族学员回到了家乡。在新疆机场当差。至此。我的空军生活结束了。我觉得从少年到从军这些年。天天都是稀里糊涂地活人。一天也没明白过。只有在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时。我作为少数民族飞行员驾机执勤。为迎接新型的^{解放后}新生_代传单时。我才真正

觉得活的有些意思了。当时我才24岁。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使我认识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狰狞面目，知道了所谓十万抗日青年军是做啥的这件事。

注：伊斯玛利：生于1925年。维吾尔族。从奇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退休。今年61岁。现住奇台工商局办公大楼后面平房院内。

古城驛運壘

(之二)

駱駝 駝夫 畜力社始末

魏大林

一、駁駁

民国初年是古城商业昌盛阶段。驮运业最为繁忙，也是古城驮运最多的时期。据调查，民国初约一万峰；民国十五年后八千峰；民国三十年约五千峰；解放前夕不足四千峰驮运。

古城骆驼都是本地产的双峰棕黄色驼，也有少数的白驼。駝体面手厚，蹄大，气力足，耐寒冷，抗病性强。据史书记载：乾隆二十二

年曾调拨四千多峰蒙古骆驼到古城，开辟了由古城通张家口的草原通道。从外貌而论，古城骆驼酷似蒙古骆驼，很可能古城骆驼是引进蒙古驼与本地驼交配后，在二百年的融合中培育出来的。从事畜牧工作的技术员证实了——古城骆驼比蒙古骆驼略矮，比南疆的骆驼毛厚，驼龄长，属于寒冷地区特有的品种。

古城四周水草繁茂，生长着骆驼喜欢吃的三尖草、红柳秧、梭梭秧、刺蓬、苦蒿、毛毛蒿，这些草生长在碱地上，含有一定量的盐碱，骆驼吃后易上膘，也不用喂盐了。当时牧场宽阔，每年五月至八月，骆驼都在这里坐场放牧。这段时间牧草旺盛，是骆驼抓膘季节，驼夫在这段时间做起场准备工作，个别驼夫也有割草、卖草的。古城的大阿爷也经营马料，“恒泰源”就是以草料行起家，发财后经营醋酱、磨房、烧房、客店。古城回乡土地肥沃，盛产豆类、玉米等杂粮，这些元素都促进了古城骆驼的繁育。从事驼运的骆驼都是经过圈养的家生驼。（即本地骆驼所产的羔，外地骆驼称之为外场驼），家生驼从小就喂料圈养，三、四岁开始驮点货，长到“对牙子”（三至五岁）就开始当大驼使用，驼龄为25—29，能使用20年。八月十五过后，骆驼就起场，起场时要喂茶水，以此清暑，春秋季节白天放驼，夜晚赶路，正如清代诗人所描述：“日落明驼走，风声驿骑来”。冬季白天赶路，但要带饲料，如果经常往来于阿勒泰山间的石头路道，防止蹄磨破，补以皮掌。站与站之间约一百多里，骆驼还要调肚子

(停食)。骆驼“上火了”，就发生肺热，引起口腔溃烂，需要喂下潮地的草才能治好。民国初期骆驼很贵。一峰大骆驼要卖二两金砂子。传说一个绰号叫“周大鼻子”的驼户，一峰骆驼卖一锭元宝。民国20年一峰劣等骆驼也卖三百元。遇上干旱年成，骆驼就更贵。一峰骆驼走一趟阿山运货能挣八十元。一峰骆驼一年最少也产五公斤驼毛，多则十七公斤。驼夫常说：哑巴儿子养活老子。民国三十三年爆发了北塔山事件，盛世才征集了古城及南疆的骆驼一万峰，往北塔山运军需，当时正值冬季又遇炮火，七八千峰驼死于雪原，损失了古城半数骆驼。随着古城商业的萧条，和驼运道路的堵塞，汽车的出现，牛车马车的增多，代替了骆驼运输。于是，古城的骆驼也减少了。

二、驼夫

活跃在古城的驼夫(户)，分为三大邦：甘肃邦，多是镇番(即民勤县)人。他们从事驼运业大概在民国十年后逐渐增多。驼夫大多很穷，多半是受人之雇，同时也兼带着自己的二三峰骆驼。甘肃邦多行小草地，由哈密过肃州而进关；晋绥邦，多是归绥、包头、太原人。从事驼运较早，可追溯到左宗棠西征时的“赶大营”两队。山西富户多，每当发财之后都雇人拉骆驼；河州邦，多是河州回民，回民很会饲养骆驼，多数人经营自己的驼队。他们多行太草地，过北塔山沿蒙古草地进张家口。同时也常跑阿山和前后营，有的驼夫兼营商业。民国二十年，回族人马义养着三顶房子的骆驼。(一顶房有七八连于骆驼

驼)。共六百多峰。他在阿山有两号。并收购金子贩往内地。有个别的驼户并不经营驼运。而是繁育骆驼为业。古城内的何家巷。就是因为光绪末年有位姓何的肃州人。到古城养骆驼而发家。发展到几十人的大家庭。这条巷得名为何家巷。受人之雇的驼夫。每年只拉九个月的脚。来而一趟张家口就是一年。能挣一峰至二峰骆驼。给驼夫家当长工。一年也能挣二峰骆驼。民国十年拉骆驼一月可挣八块银元。民国二十年一月可挣二十块银元。很多驼夫从无到有而发迹。回族鲁二宝。晚年拥有七八百峰骆驼。占古城骆驼的六分之一。回族成为古城驼运的主力帮。早年。每当起场时。回族驼夫都要在正大寺或东大寺聚餐一次。并向寺里布施。求祷一年平安。骆驼出发编串成连。每连12—18峰不等。根据驼夫的体力量力而定。每帮十几个人结伴成队而行。同往一顶毡房。随身都带一把壶。烧茶做饭都用它。驼夫各吃自己带的干粮。也有合伙开灶的。每顶房子都有个带头人。这人都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硬汉子。民间俗称：脚户头。遇到哨关税卡。都由头儿出面接洽。驼夫沿途也做些小股生意。受人之雇的驼夫。途中生意所得归己。初学拉骆驼的人。一般都是无家业的贫民。给大驼户家打帮工。除吃穿外。只给零用钱。驼队从关内返古城时。小驼夫不得骑骆驼。即使骆驼空着也不让骑。据说是练腿劲。老练熟道的驼夫。常常避开税卡。干些偷税漏税的事。也挟带些禁运品。如烟土、金砂子等物。马仲英骚扰古城之后。汉民拉骆驼的少了。跑长途的更少了。据调查解放前夕约有二百家驼户。

三、畜力社始末

解放初期，骆驼主要从事北塔山至古城一段的运输。也是地质部门主要的运输的工具。骆驼队由街道居委会管理，生产资料归自己所有。个体生产。五六年成立了“奇台畜力运输合作社”。当时为初级社。骆驼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分配任务，个人向社里交纳管理费。

五六年转入高级社。骆驼折价归公，集体生产。职工为月薪制。当时主要是运煤及城市基建物资。有职工一百三十人。骆驼九百峰。马车二十辆。

六一年转为地方国营单位。名称为：奇台县畜力运输公司。虽然生产资料为公有，折价充公的股金并未给私人付清。六二年又转回为集体单位。恢复原来的名称。在这期间将二十多名职工下放了。原因是成份高。同时又招收一部分青工。仍然保持一百三十名职工。骆驼发展到一千一百峰。

七一年职工增加到一百五十人。骆驼发展到一千八百峰。主要从事运煤和城市建设，将健壮的骆驼用以拉车。有骆驼五十辆。七四年骆驼发展到二千峰。骆驼七十辆。

七六年，由于草场不够用。死了二百峰骆驼。又将九百峰卖给了喀什地区。只剩九百峰。添置了马车。有马一百二十匹。七九年套车的骆驼死亡率很高。只剩五百峰了。又将一百匹马卖给了河南地区。

自此之后，骆驼就不运煤了，驼车也消失了，畜力社的骆驼只有三百峰。闲着没用，随着驼毛的调价，畜力社的骆驼主要用以生产驼毛。

七九年后，陆续添进了小四轮拖拉机，代替了驼运。八一年改名为奇台县短途运输公司。繁荣了二百多年的古城驼运业，在短短的五年间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疆的驼运和驼道

戴良佐

一、驼运的兴衰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条件，多戈壁、草原和沙漠，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一度成为运载商货的主要运输工具。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驼运曾盛极一时。驼运的起站主要是绥远归化城，所以绥远养驼业发达。出现了驼运大商，如归化巨商大盛魁号，养骆驼至数万，并操蒙古金融之权，蒙人敬之如神。

驼运来往于内、外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和青海等省。归来时载运各地土产。行销内地或运往天津出口。

民国初年。杨增新主持新疆军政。对交通和商业往来。并不限制：又由于外蒙独立。交通断绝。于是绥远的商业转向新疆。开辟了一条由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途经蒙古草原。到达新疆古城（今奇台）的路线繁忙。俗称小草地驼道。绥远到新疆驼运商业的发展。促使养驼业获利丰厚。

至民国十七年。金树仁主政。战乱迭起。绥新交通因之断绝。驼业也一落千丈。骆驼也连年减少。据统计：民国十九年。绥远原存驼只18000余峰。这年。驼队以三千峰远货误入外蒙国境。被扣留几年。发还时已损失三分之一。达1000峰。加上连年在战争中被省军抓差。死于战地。二年内损失达6500峰。民国二十二年。英军过境时强征民驼1000峰未归还。总共在五年内损失达一万余峰。同时驼运费时太久。运费昂贵。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民国二十二年成立新绥汽车公司。八月通车。十二月可到达。路途时间大为缩短。于是汽车运输逐渐代替了长途驼运。

二、货运和驼队

蒙古草原道。由于此路长途平坦。万里无人。免厘税苛剥。又便捷。所以北平。天津和山西商人一般都愿走此道。他们揽运客货。由张家口、归化城穿蒙古草原。经锡西北部的三塘湖。载往新疆古城交卸。每次途行约三个月。一年内可往来二次。每驼载重240—

280斤。所得运费约八、九十元之间。再由新疆古城运货返绥。每驼可得运费40—50元之间。当时养驼百峰。一年内可获利5000—7000元之间。所以营业极其旺盛。《新疆图志》实业二记载：运进新疆的腹地诸省工产及东西洋之商品……自归绥输入者居什之六、七。西私运漏货不在此数”。可见为数之多。民国初有减。据统计。民国九年以前。每年由绥远运往新疆的货品约一万五千担。主要是茶叶、布匹、五金、卷烟、纸张等。再由新疆运回绥远转天津出口的物产。有皮毛、葡萄、棉花、玉石等。每年不下三万担。

驼队的组织林克记载如下：每一百五十驼为一帐房。帐房之内。设五人：①掌柜（亦名领房）。其职务是管束伙计及到站时招揽货物。骆驼放场时。须守夜。并须熟悉路径。其年薪至优一百二十两（民国八年时）。并随时可带一二驼货。其运费归为己有。②先生。可驮水。收拾货箱。推送骆驼。放马、寻马等事。坐场时。须守夜。年薪最优五十两。也可带一二驼货。③打头。管伙食及领路。年薪三十两。余同于先生。④伙计。可拉骆驼放驼。每日守夜。年薪三十两。也可带一二驼货。⑤帮锅（亦名二头）。可放马。烧水、洗锅、下面。其所得与伙计同。以上各人。饮食都由养驼主人供应。帐房内。坐位次序有规定：掌柜右。先生左。打头坐先生之左手下。至于养驼之人称驼主。多不随行。如有客至。便以先生之位让给。凡蒙古人入帐。必至掌柜前。如坐此位者。必通蒙语。